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十三经开讲】

仪礼开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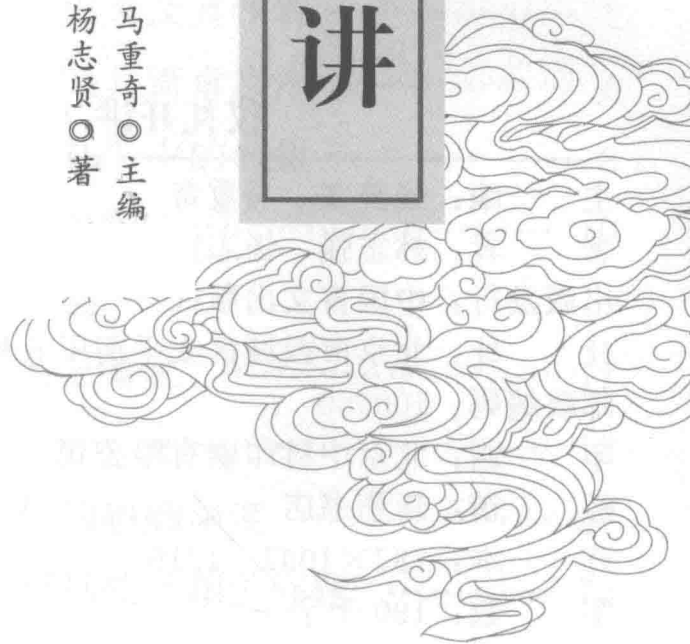
张善文 马重奇 主编
林志强 杨志贤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十三经开讲】

仪礼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林志强 杨志贤◎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仪礼开讲：大字版/林志强，杨志贤著．—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5.11

（十三经开讲/张善文，马重奇主编）

ISBN 978-7-5002-6460-6

I. ①仪… II. ①林… ②杨… III. ①礼仪—中国—古代
②《仪礼》—研究 IV. ①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5302 号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中国盲文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大字版。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仪礼开讲（大字版）

主 编：张善文 马重奇

著 者：林志强 杨志贤

出版发行：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20.5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02-6460-6/K·326

定 价：36.00 元

销售服务热线：(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费时半载，《十三经开讲》终于修订告成，有以呈献于读者了。

这是一套以浅显简易的语言述谈十三经的小型丛书，旨在与当今的青年读者共同研讨这十三部极具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国古代经典。全书沿承“开筵讲习”的传统教学理念，力求遣词平白，用语轻松，于素淡通俗的氛围中展示经典深永奥雅的学术精神，故题曰“开讲”。

此书十五年前曾以《十三经漫谈》为题，由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在台湾学界产生过较为良好的学术影响。今复作全面修订，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刊行。本次修订，除了更名为“开讲”，将繁体字改为简体之外，另有如下几方面侧重把握：即细校引文、详审观点、润色辞采、充实资料、增补内容，总以严谨缜密为本，期盼推出一套精益求精、富有启迪意义的十三经入门读物，以裨益于学术教育界，繁荣并发展今日国学研究之芬馨文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有云：“经禀圣

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这几句评述尽管带有往昔学人的尊经心愆，但还是颇为客观地说出了“经”的至为崇高的历史地位，值得我们平情思量。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经典的浑厚悠远的学术价值，仍期待着众多华夏学人的不断研探与发掘，其永恒的思想晖光必将更加灿亮地映照于人类学术文化之林。

二零一三年三月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

总序

张善文

十三经者，我国五千年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精粹的十三部经典著作之总称。

先师黄氏六庵教授（讳寿祺），昔有《群经要略》之作，其书《自序》尝综述诸经之特色云：“余以《尚书》为吾国最古之史，亦吾国各体散文之祖；《诗经》为韵文之渊薮；《春秋》为记事之宝书，此三经于文史关系最钜。”又曰：“近世《礼》学废绝，专业者至稀，而讲《孝经》者亦每失其义。《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学生竟罕能举其篇目。《尔雅》关乎文字训诂，不识字何以读书作文？”又曰：“独《易》道广大精微，见仁见智，无体无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为典要，惟变所适，初学难以极深研几。”这几句话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内容特色，并指出近世学者对经学研究的荒疏与缺陷，其言辞之间，不无激励后人当珍视国学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与罗萤兄赴台湾访学，幸识台

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清荣先生，与之论及中国经学后继乏人的现状，并提议倘能编撰一套简说十三经要义的普及丛书，必将引发今日青年一代治经的兴趣，且将有益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千秋大业。陈先生闻毕此论，至为赞许，嘱我及早安排编撰事宜。是为《十三经漫谈》之最初编撰缘起。

越二载，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湾大学与台湾易经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机再度赴台，又趁暇与陈清荣先生深入商讨《十三经漫谈》的编写步骤，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实了此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规划。是年回福州后，我即邀马兄重奇教授共同担任主编，并请罗萤、郭丹、徐启庭、翁银陶、徐六符、汤化、陈节、林志强、黄黎星、刘松来、谢金良、杨志贤、巫少鹏、叶全君等诸位同仁分经撰写，历时一载有奇，经过多次研讨商榷，今喜各书已相继完稿待梓，而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将转化为有补于社会教育之学术成果矣。

中国古代之言“经”者，乃典型常久之谓，故“经典”二字常被联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遂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先秦时代，我国有六经之书，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六

部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故西汉复兴经学，仅立五经博士。稍后又曾将《论语》、《孝经》增列为学官讲经之典籍。及至唐代，学官所立，于《礼》中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于《春秋》中分《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乃成九经；嗣又增入《论语》、《孝经》、《尔雅》，皆刻石于国子学，于是有十二经之名。有宋一代，程颐、朱熹诸儒出，更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配《论语》、《孟子》而合为一帙，谓之《四书》，则《孟子》亦入“经”矣，此后风行天下之十三经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学者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之后，这十三部经典更进一步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

略考十三经之编次，依前儒成例，分别为：《周易》第一，《尚书》第二，《诗经》第三，《周礼》第四，《仪礼》第五，《礼记》第六，《春秋左传》第七，《春秋公羊传》第八，《春秋穀梁传》第九，《论语》第十，《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孟子》第十三。本丛书的编纂，即以此为序。各书的撰写，力求简明通俗，浅显生动，言之有物，以合“漫谈”之宗旨。然因诸经原有深浅难易的区别，加以撰稿者分析角度的差异、行文风格

的不同、学术水准的未臻一致，或许仍存不少不尽如人
意之处，凡此，则至盼读者及学术界各领域之大雅君子
的不吝赐正。至于整套丛书面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以向
他们普及中国经学常识的撰述原则，我想各书的作者一
定是兢兢业业地认真把握的。

欲治中国学术者，必自群经始。但研治经学绝不可
盲目，务必明确入门的途径，掌握正确的治学方向，才
能自立于学术界而有所建树。此即宋儒程颐所谓“见得
路径”，“立得一个门庭”之意。先师六庵教授于民国二
十九年（1940）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演讲《论易
学之门庭》时，曾强调指出：

读经须先立得门庭。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
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伸畅其说，便是凡治
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
迷罔眩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见《周易研
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先师之学源于章氏太炎先生，为章门再传高弟，曾受业
于礼学名家吴检斋（承仕）先生、易学大师尚节之（秉
和）先生等学界宿儒，其所论析研经之道，允为前辈学
者治学的至理名言。今值本丛书完稿之际，谨以先师的
教诲奉献给有机会读到本书的朋友们，庶可与他们共勉，

也期望本书对年轻读者研读十三经有较多的帮助，更期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学术之光！

公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岁在夏正丙子大暑后七日

前 言

“礼”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表现，“礼”和“文明”不可分割。中国自古以来既有文明，又重礼节，所以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中国，“礼”一直是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的必修课程，进退揖让、长幼尊卑之道，必须了然于胸，方不愧“知书达礼”之誉。在古代典籍中，从先秦的“六经”到宋代的“十三经”，“礼”书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礼”的文化，传统的一切都有“礼”的影子。大至改朝换代，小至友朋往来，都讲究一个“礼”字，无“礼”则名不正、言不顺，事不可成，人不成人。《诗经·邶风·相鼠》一诗这样写道：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诗的大意是：看老鼠都有皮有体，人却没有仪容礼节；人如果没有仪容礼节，不去死还做什么呢？诗以鼠之有皮有体与人之无仪无礼相比衬，说明无礼之人连老鼠都不如，与其生，不如死，讥讽之意是极为明显的。

在文明社会，“礼”之于人生至关重要，不知礼常要受谴责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历史上，因无礼而惹麻烦的事例比比皆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文公重耳流亡时经过曹国，曹国国君共公听说重耳腋下肋骨连成一片（旧称“骈胁”），很好奇，就在重耳洗澡的时候去窥探他。这是非常无礼的行为。后来重耳回晋国当了国君，在晋楚城濮之战前攻下曹国，历数曹君种种罪过，实际上也是报复曹君当年偷窥“骈胁”的无礼之举。又如，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帮助齐桓公建功立业，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就此而言，管仲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贤臣”。但在“礼”的方面，他却有僭越不检的地方。根据“礼”的规定，诸侯为了区别内外，可在门内树立小墙（也叫“塞门”、“萧墙”），大夫为了区别内外，只能用门帘。管仲身为大夫，居然也有“塞门”。这是他第一个越礼之处。第二，诸侯在举行宴会的殿堂上建有用来放置酒器的土筑的平台（古称“反坫”），大夫则不能有，可管仲偏偏也有这玩意儿。因为这两件事情不够检点，孔子便给了管仲一个“一分为二”的评价。孔子一方面认为管仲帮助桓公，不以武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功甚伟，不由赞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①，给管仲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认为“管仲之器

^① 见《论语·宪问》篇。

小哉!”“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①语气口吻，对管仲是一百个瞧不起。世称贤臣的管仲，本来是百分之百的流芳千古，却因为他的不知礼，或者知道礼的规定却不遵守它，所以在礼学大家孔圣人面前，便不得不大打折扣，这对管仲的美名无疑是一种不良的影响。

与此相反，因有礼而受福的故事也是常有的。《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晋鞌之战，齐军因骄傲轻敌，打了败仗，回国都临淄时，有一女子挡道，问齐军将士：“国君没事吧？”将士告诉她国君安然无恙。那女子又问：“锐司徒（主管锐兵的官吏，即那女子之父）没事吧？”将士回答：“没事。”那女子说：“如果国君和我的父亲都没事，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说完就走开了。后来齐侯听到这件事，认为这女子先问国君后问父亲，符合君臣大道，很懂得礼，就把石窠（今山东长清县东南）这个地方赏赐给她作为采邑。又如《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中讲了一个故事，说孔融四岁的时候，每次和他的兄长们一起吃梨，孔融总是拣小的吃，大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年纪小，理当吃小的。”孔融因此被认为“幼有异才”，“孔融让梨”的故事也被传为千古佳话。

总而言之，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懂不懂礼、讲不讲礼，是影响人们事业成败、声名好坏的重要因素。历

① 见《论语·八佾》篇。

史是这样，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那么，“礼”这个很“文明”的东西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在社会中又有哪些具体的功用呢？

概而观之，礼之所以要产生，应当是出于文明发展的需要。礼可以调节人的主观欲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规定和制约人的行为，使得人们待人接物，进退揖让，都有规可循，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使社会长治久安，稳步发展。

就具体礼仪而言，它们大多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婚丧嫁娶、祭祀娱神以及生产劳动、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系列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约定俗成，是当时氏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后来人们把这些风俗习惯加以总结改造并在形式上条文化程序化，便形成了各种礼仪。比如在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成年时有举行“成丁礼”的习俗，这种习俗到了阶级社会便形成贵族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所必经的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即“冠礼”。又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每从事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往往先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鼓励氏族成员齐心协力完成劳动任务，或者祈祷农事顺利获得丰收。这种习俗后来便发展为所谓的“藉礼”——一种由天子主持的春耕生产活动。“藉”古字作人踩耒而耕之形，

就是一种农耕动作。典籍记载周天子在举行“藉礼”时要带头“耕一垆”，现在一些重大的建筑工程在举行奠基仪式时，先由部门首长或重要人物挖几铲土，似乎也与这种仪式相契合。

因此，许多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这种说法大约是对的，只是由于材料的缺乏，某些礼仪的具体形成过程我们不甚清楚罢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各种礼仪最后的条文化和程序化，肯定是经过后人的加工和改造。旧传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实际上就是对礼所作的加工改造的工作；说礼是周公、孔子“创造”出来的，乃是后人对“圣人”的景仰崇拜所致。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礼”字本作“豊”，从豆（像古代的鼓形）从珏。“鼓”和“珏”都是宗神之物，后加“示”也表示与鬼神福祥之事有关。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是汉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它们犹如一颗颗活化石，蕴含着许多远古文化的奥秘。通过对汉字字形的分析，我们可以捕捉到远古文化的内在信息。“礼”字的构形部件均与鬼神有关，所以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礼”是从祭祀鬼神的活动中产生，后来才移用于人事。我们觉得“礼”的内容很广泛，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某些礼仪的产生

自有其各自的渊源，未必均由事神转移而来，“礼”源于事神之说有其偏颇之处。但我们并不因此否认这种观点的重要价值。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人们对事神之礼不敢随便敷衍，礼仪活动必须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影响所及，其他一切礼仪活动也就逐渐变得庄严神圣起来，这对人们重礼观念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礼的功用与目的，无外乎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让世间君臣父子、长幼尊卑、善恶美丑、男女内外、正邪雅俗以及公私物我各有一个标准，使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分门别类纳入各自的轨道，各行其是，有条不紊，使社会结构复杂而有序。在阶级社会里，礼仪制度对巩固等级观念、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古有“礼治”一词，意谓“礼”可以治天下。如果人人都懂得礼，那么长幼尊卑、友朋往来、进退揖让等方面均能循规蹈矩，大家各安其位，天下便通泰长安了。所以《礼记·经解》上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古代又有“礼防”一词，意谓“礼”之禁乱，犹如防（堤坝）之止水，语亦出自《礼记·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之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

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背叛）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亦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由上面所引来看，“礼”的作用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野蛮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继续保持文明秩序的一把金钥匙，一种不可缺少的规范力量。在大到国家重要活动、小至个人日常生活中，有礼则万事大吉，无礼则寸步难行。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上说：“象天地，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这里所谓的“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可以说基本上概括了制礼的功用与目的。

本书名曰《仪礼漫谈》（现名《仪礼开讲》），即通过对《仪礼》的较为全面的介绍，使读者了解《仪礼》的成书与流传过程、《仪礼》中各种典礼的具体仪式程序、《仪礼》的研究流派和研读方法、《仪礼》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思想等与礼学有关的内容，切实体验礼仪、礼义所构成的礼文化的内涵，从而相信我国“礼仪之邦”之誉非虚，而“文明古国”之称为实。

林志强

1995年8月于福州